

和国才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可爱的 祖国





和国才 著

可爱的 第三国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可爱的第三国/和国才著.-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7

ISBN 7-5302-0511-0

I. 可… II. 和…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6215 号

可爱的第三国

KE AI DE DI SAN GUO

和国才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5 印张 120000 字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5302-0511-0/I·517

定 价:20.00 元

山水深深处(序言)

李 瑛

从 50 年代至今,我曾经七次访问云南。就全国各省区来说,云南是我曾经到过次数最多,走过地域最广的省份。只是上个月,我还在位于川滇黔三省结合部的滇东北乌蒙群山腹地狭谷的昭通地区访问,在盐津、大关那刚刚遭受了暴雨、冰雹、泥石流袭击的偏僻的山村和沟壑间行走。这是我过去访问云南时还没到过的地方。

尽管过去我对云南的多次访问距今时间已久,但那晴光耀眼的群山,险峻陡峭的大峡谷,奔腾的江河,遮天蔽日的葱葱郁郁的热带雨林,以及漫山遍野永远也开不败的不同品种的杜鹃花,特别是生活在那里的各族人民和守卫在那里的忠诚的战士,他们的勤劳、勇敢、热情和淳朴,他们浑厚的性格,可爱的憨态,诚恳的目光,时时在我的心头闪现。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们在澜沧江上乘小船航行时遇到泗水的野猪时的惊慌;在密林深处的小屋听猎人讲述他一次次遇险的神奇经历;在傣家竹楼听民歌

手演唱古老的史诗；雨夜，在边境的草丛里吃着用新竹筒烧成的米饭，乘槽子船在泸沽湖上捕鱼，在小勐仑植物园领略那里热带的奇花异树；当然，还有刻在我肋骨上的，给我生命以巨大震撼的边境线上的战斗、血、泪、泥泞和胜利。

我总是不时地怀念那里，思考那里，关于民族与宗教、历史与文化、哲学与自然、生活与艺术以及战争与和平、生与死、苦与乐、荣与辱……这是我永远难解的云南情结。

我们的祖国是太辽阔了，太壮美了，太神奇了，尽管我过去总是尽力不愿放弃任何一次对云南进行访问的机会，并且总是不顾劳顿，不畏艰险，争取尽可能更多地到最偏远的鲜为人知的地方去，但所到之处，所闻所见，仍然是十分有限。我知道，要走遍那里的每一个角落，要完全认识它，是不可能的；即使曾经访问过的地方，时间稍久，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那变化常常是难以想象，甚至已变得完全陌生了。

这次我刚从昭通回来，收到和国才同志寄来的一本他准备出版的散文集《可爱的第三国》的文稿。看过之后，越发勾起我对云南的怀念。这本书共收散文三十多篇，是一本集中表现云南各族人民和战士生活的书，是一本真切地反映了那里所具有的人文积淀、历史传统，特别是当今时代崭新风貌的书，是一本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云南边陲罕为人知的大自然的神奇景观和民俗古风的书。这是

一本充满无限魅力使人看了永难忘怀的书。国才同志是纳西族人，生在云南丽江这充满神秘色彩的玉龙雪山的山村里，是云南大学的研究生。1970年参军后，他在基层部队得到了锻炼，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名武警云南边防部队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身上浸透着一个革命军人的优秀素质和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新型知识分子的卓越品格。他政治坚定，对生活的熟悉和由衷的爱、广泛的爱、广阔的视野，培养了他敏锐的艺术表现能力。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了解他们苦难的历史、淳朴的民风、古老的文化以及今天他们内心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他热爱边防战士和他们紧张、艰苦却又丰富多彩的生活；他热爱大自然，热爱自己的故乡，他熟悉那里的每一条山脉和水系，熟悉它们特有的形态和性格，他叫得出那里随时遇到的每一棵树，每一株花草的名字。这种浓烈的火辣辣的感情，充溢在这本书每篇文章的字里行间。

他礼赞蜿蜒在高黎贡山悬崖绝壁上的一米多宽的驿道的养路工，正因为有了他们维护的一百五十多公里的马帮驿道，才使独龙江盖起了商店、学校、医院和发电厂。他讴歌生活在河谷和大山深处的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的山民们勇敢顽强、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双手默默地建设着边疆和祖国。

国才同志入伍后，就驻守在怒江大峡谷，一干就是十五年。在《雄奇的怒江大峡谷》一文中他写道：“每当看到怒江地处边远，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特别是到边陲执勤

巡逻，走不完的山路，爬不完的陡坡，就憎恶极了，心里直骂怒江山穷水恶”，但时间长了，了解深了，从美国访问回来，才知道亲眼目睹的号称世界第一的科罗拉多大峡谷，无论其长度、深度，还是窄度、险度，都远不如我们的怒江大峡谷。望着急流滚滚的怒江，那乱礁浅滩，那江水巨大的落差，他发现这里恐怕是世界上最理想的训练漂流的地方了。因此，他忽发奇想，写道：“我建议，在怒江建立一个世界漂流训练学校，面向全球招生，让全人类共享这上天赐予的宝贵资源”，而且大峡谷的入口处，应该高高搭起一座大门，上写“怒江大峡谷国家公园”或“怒江大峡谷世界公园”。

这感情是何等真实，其英雄豪气又是何等直落云天呵！

他用朴素的文笔，激情满怀地描绘那驻守在万木萧杀，冰封雪裹的高黎贡山的边防战士丰富多彩的生活，你绝对不会想到，半山腰哨所的战士七、八月间采摘了第一茬苹果之后，隆冬元旦，第二茬又红又大的苹果又接着成熟了；你绝对不会想到，还是在这座大山，在它悬垂飞泻的瀑布急流中竟生活着一种奇特的扁头鱼，它腹下巨大的吸盘，能紧附在激流中的石壁上，这就可以使它们每当夏夜便能从容地逆游上山，而战士们便能很容易地捕上几篮子来美餐一顿了。在部队艰苦的生活中，这是多么有趣的乐事。

书中有多篇是描绘他无限钟情、热爱的玉龙雪山深

处的家乡的。他对他的民族、他的故里，自然是太熟知了。山脚下，现在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丽江古城，那峥嵘威严的雪岭河川，古朴深沉的文化艺术和自然纯净的生活情韵，在使人神往；不远处，在家乡长松坪小村，你可以领略到以纳西民族传统的“三叠水”（即三套菜）为最高规格的待客礼俗；到深山处，可以到沙坡去挖沙参，到松林去采菌子，到文海湖去观赏大大小小成千上万只高原湖泊特有的水鸟，去浅滩砍鱼、踩鱼、挖鱼，还有玉龙雪山巨大的冰川，那千姿百态咄咄逼人的冰川，是地球上离赤道最近的雪岭冰川；在山上，可以拣雪茶、找冬虫夏草，欣赏这座雪山所特有的“蓝雪奇观”，以及无数无数无法解答的大自然的奥秘。

他如数家珍地向你滔滔地讲述家乡这些迷人的景色，讲述无数充满神奇色彩的神话和传说，讲纳西族古老的历史和未来，使你很难不相信，在雪山深处，竟有如此美丽的山城，可爱的山村。

当然，在这些如梦如幻的自然景观的背后，你会意识到一个古老民族生存发展的艰难和他们灿烂文明的起源和兴衰。人类生命的延续和发展是丰富而又悲壮的。

确实，那里的一花一草，一木一石都会使你惊奇，并引起无限的遐想。不是吗，我每次到云南访问，都会得到一些新的知识，新的理解，新的启示，但同时又总会产生一些新的可能是更多的迷惑。这不禁使我想起爱因斯坦在《自述》中所说的一段话“在我们自身之外，有一个巨大

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而我也想，认识这个大自然的谜，实在是一种最大的享受和幸福。

国才同志在这些有声有色的描绘和倾诉中，不时地表达一些自己的感想和思考，他会很好地把情景和理趣融合起来。比如，在他到过的独龙江，在靠近高黎贡山顶部的一个山洼，海拔4000米，过去路上没有房子，来往行人只好住岩洞，宿草丛，经常发生冻死人的事。部队进驻后，才盖起了木板房，安了床被，放了油盐柴米，任何行人经过都可以任意取用，烧火煮饭，睡个好觉。而战士们则会定期上山去补充粮菜，拆洗被褥。这里无人管理，房里放的东西谁也不会拿走，放置的油、肉，谁也舍不得多吃，往往一个罐头，几天还没有吃完，大家都想留给后来的人。不仅如此，如果谁带了好吃的还会留下，给后来的不认识的人用。写到这里，他不无感触地说：“说来也怪，城市里人非常多，生活空间很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近，但心理上，感情上却远了，隔壁邻居住了多年，也不来往。可是在这大山上，在大自然中，走一天路碰不上一个人，人非常少，人与人的距离很远，但是心理上，感情上的距离可缩短了。”

在《木象遐想》一文中，他从木象雕刻造型的变化，便想到人在新的时代里的精神自由，人对艺术的要求和对美的渴望。

我想，对于在人格上日臻成熟的人而言，对这个有趣

的世界的深层的理性思考，是多么发人深思啊！

你听他平静地向你娓娓讲述的这一切，我认为他是带着一种对伟大祖国、对各族人民和战士无限敬重和无比热爱的感情来讲述的。

这是一本充满时代精神、绚丽的边地风光和神奇色彩的书，一本充满情趣、野朴纯真、热情奔放的书。与其说它是一本游记体的散文，还不如说它是一本炽烈如火，清纯如水的优美的抒情诗。在读这本书稿时，我不断地停下来对自己说，云南竟还有这么迷人的地方，这是有多么巨大的诱惑力的美丽的地方，我过去怎么没有去过呢，什么时候我还能再去那片熟悉的却又是陌生的土地呢！

国才同志是幸运的，他像一粒种子，在富饶美丽的云南边陲扎根、发芽、开花、生长。作为一名军人，他从历史使命谈到对艺术的追求和对生命、对自然的种种体验。从他的谈吐中，你会感到他是把自己一腔源自心灵深处的真情全部泼洒在这些文字之间捧给你了。这些亲切的诉说，不都是流泻着他对祖国、人民、战士、时代、生活以及对大自然的具體入微的有血有肉的爱么。这种炽烈的爱是圣洁的、纯净的。长期以来，生活锤炼了他，也丰富了他的阅历和感情积累，依据他所具有的优势，加之他在业余对文学艺术的刻苦追求，对历史学、哲学的认识，对时代和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和理解，才使他得以不断演化、认识了这个单纯却又复杂的世界，同时，也不断地重新寻找着自己，发现着自己。不是这样，又怎会迫使你顾不上喘

息,睁大了眼睛,为倾听他的讲述而变得如醉如痴呢!

作为部队和文艺战线上的一名老兵,我感谢和国才同志进行的创造性劳动和取得的成功,并祝贺这本有趣的书的出版。

1997年7月31日于北京

目 录

山水深深处(序言)	李 瑛(1)
踏进独龙江	(1)
雄奇的怒江大峡谷	(19)
木象遐想	(31)
岩蜂的乐园——亚比吉都	(36)
边防战士的朋友	(39)
电话传情书	(45)
养马蜂	(48)
朝拜明珠的百鸟	(52)
哨所的彩虹	(56)
野猪战老熊	(62)
挖竹鼠	(66)
神奇的边防哨所	(68)
不灭的灯火	(73)
“阿克白林”	(78)
智猎刺猬	(81)
夜宿女儿国	(83)
傈僳人的美食“克爽爬腊”	(93)
啊,我可爱的玉龙第三国	(96)

小猫斗大雕	(131)
· 哨所的贵客	(133)
特别的脚步声	(139)
独龙江畔鱼水情	(144)
纳西人巧用猪肚杂	(149)
风光秀丽的九十九塘	(151)
傲然挺立的江心松	(153)
云杉坪之谜	(157)
故乡的粮场	(162)
紧挨摩鲁纳的小村庄	(165)
奇特的飞来石	(176)
蔷薇处处	(179)
丽江处处古韵飞	(183)
 后 记	 (192)

踏进独龙江

独龙江，云南省最边远偏僻的一角，由于路途遥远、江山阻隔，很少有人来往，就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盛夏的一天，我怀着兴奋的心情踏上了进独龙江的路途。

驿道抒怀

太阳刚刚从东方碧罗雪山顶上露出笑脸，我们一行四人就从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县城单打出发了。起初，山还比较小，坡也比较缓，路也比较宽，我们吸着清新的空气，沿着开满鲜花的山间小路，观赏着沿途的风光，有说有笑地走着。还不到半小时，我们跨过了普拉底河，一座座刀切斧削

般的山峰便迎面扑来；白云在半山腰缭绕，弯弯曲曲的驿道就像一架依山斜放的巨大弹簧，沿着山盘旋而上。驿道在这崇山峻岭间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千旋百转，不断伸向大山的深处。这条路很陡，十分险峻，不少地段是从悬岩绝壁中间开凿出来的，直上直下几百米。巨大的普拉底河在谷底翻卷着白浪，轰鸣着。为了便于人马通行，每隔一两尺便铺上一块木头，就像一架硕大无比的梯子，直通云天。我们沿着成千上万台的木梯拾级而上。喘气越来越粗，速度越来越慢，汗水浸透了全身，我们拄着拐杖，走走歇歇，不断向前攀登。路上不时看到一些工人正在忙碌，有的把挡在路上的杂木搬开，有的把塌方清除。同行的独龙族小伙子迪普告诉我，这是养路工人。县里成立了一个近百人的养护队，负责这条人马驿道的养护。我走南闯北，到过不少地方，见了不少世面，见过铁路有巡路工，公路有养护道班，但还没有听说过人马驿道还有专职养路工呢，算是开了眼界。正在感慨之际，迪普还告诉我，这算不了什么，比过去的路好多了。过去，这里只有一条野羊、猴子都难通过的羊肠小道，沿途要过令人毛骨悚然的独木桥和藤篾溜索，用一根接一根的木头斜靠在陡岩上架成的独木天梯。进一趟独龙江都要住树洞、宿草丛，在悬岩陡壁间跋涉十几天，而且随时都有掉下悬崖深谷的危险。解放前，多少独龙族群众为生活所迫，外出背盐巴和日用品，在途中坠崖落江，或被凶兽伤害，失去了生命。为了改变这种落后面貌，解放后，国家花了大量的人

力物力，修路架桥，逐步改善了独龙江的交通状况。从1964年开始，先后用了三十多万个工，一百三十吨炸药，上百万元资金，打通了沿途七十多堵陡峭的悬崖，架起了一百多座桥梁，挖掉了几十万方土石，修建了一百五十多公里的人马驿道。现在，从县城到独龙江，三天就可以到了。驿道的修通，极大地方便了独龙族群众，促进了独龙江的建设。过去每年要用十几万个工往独龙江运送物资，才能勉强满足三千多独龙江警民的生活需要。现在每年七月中旬，高黎贡山顶上的雪刚刚消融，一千多匹来自西藏自治区察瓦洛，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和本县各乡的马帮便成群结队，源源不断地把食盐、布匹、农具和国家支援独龙江建设的各种器材运进独龙江，在独龙江盖起了商店，办起了学校、医院，修起了发电厂，夜明珠照亮了独龙寨，独龙江发生了跨世纪的变化。至今，独龙江的人们还记得1965年驿道的通马帮典礼。“马帮要进独龙江了”，消息像电波般神速地传遍了独龙江河谷，小孩来了，老人来了，附近村寨的人来了，三四天路程外的小伙子、小姑娘也带着干粮、行李赶来了，他们赶来看披着红绸的马帮，驮着他们急需的日用百货的马帮。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平生第一次看到可以驮东西的马，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

啊，一条一米多宽的驿道，它像一条美丽的彩虹，把边疆同内地，把独龙江同北京紧紧地连在一起。我坚信，昔日“猴子见了也掉泪”的悬岩绝壁，今日能响起清脆的